

■ 嫣然思语

篱笆墙外的春(外一首)

□王东岭

娇俏粉嫩的杏花在山坳的怀里
撒了个娇
落入牧羊人的柳笛声
春天的袖口锦绣了整个山沟沟
抛来彩霞的媚眼

披着一身花香的四月天
蝶舞翩跹在花香朦胧的诗情画意
纯净的蓝天把心融化

采摘美丽花瓣夹在喜爱的书中
书签留住春天的气息

春让生命积蓄力量
家园的篱笆上长出绵延不绝的绿意

故乡河水把春天擦亮

故乡的河水沐浴着阳光
一对鸳鸯在戏水
云朵倒映在水里

鸟儿搭载着阳光的翅膀站在树丫上
扎着细长辫子的柳姑娘喜上眉梢
鸟儿和柳姑娘絮语
春天开始舒展筋骨
农事开始了

山涧里
鹅卵石项链拴住故乡哗哗流淌的小河
唱响春之歌

婆婆丁拱出新芽
母亲把挖回来的婆婆丁择洗干净
取出和好的面团
包野菜饺子
个大皮薄的饺子唤醒了我的味蕾
故乡是一股混合着泥土清香的味道

故乡的春天(外一首)

□周广玲

村落的大红公鸡
喊醒了一缕炊烟
牛的尾巴，拉出一片耕耘
土墙上的锄头
刨开了一段农事

父亲的烟袋
在羊肠小道冒着烟圈
一道道梯田，播种着
母亲的欢笑，洁白的云朵
延长了村庄的路

布谷鸟飞过
播谷播谷，洒满了希望
迎春花开了，家乡桃红了
柳绿了，和煦的春风伴着春雨
擦亮了春天的眼神

故乡的春天，尽情地绽放着
纯朴的美丽和浓香
在无数次的眺望中
在浓浓乡情里
开成了一朵灿烂的桃花

春晓

春的颜色
最初是被鸟鸣刺破的
声声莺啼，飞绿了大地
窗外鸟啼似乐章

初春，矜持的脚步
是树枝上的一个新芽
是花开的声音
是燕子的呢喃

春雨，滴落轻如丝
唤醒了草尖的梦
晶莹的露珠，在叶间
滚动着春的气息

春晓，时光无限好
醒了人们的眼眸
烂漫醉人的春光
抒写着生机勃勃的诗意

翻阅唐诗里的春天
处处闻啼鸟，春晓
打开这幅美丽的画卷
韵脚是点点的桃花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徽州文脉的守望者

□胡玉琪

在当代文坛，洪振秋的名字始终与徽州文化深度绑定。他最新出版的45万字长篇小说《花窗》，2023年1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一版，2024年8月即有第二次印刷。这部为徽商文明树碑立传的作品，让洪振秋完成了从散文名家到小说作家的华丽转身。多年创作《花窗》的历程，也是洪振秋守望徽州文脉的精神之旅。

洪振秋的家乡在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三阳坑。在青苔斑驳的老宅里，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这是一个以洪氏为主姓的徽州古村落，民国之前叫梅溪。梅溪水在粉黛瓦间流淌了600年，一座座老房子里蕴藏着数不尽的悲欢离合。在洪振秋的记忆里，那梅溪晨雾里若隐若现的洪氏老宅（梅溪草堂）剪影，祖父诵读《朱子家训》的抑扬顿挫，还有泛黄的洪氏族谱记录下的商路传奇，都成为洪振秋最初的文学启蒙，也让他刻上徽商“贾而好儒”的精神胎记。

20世纪90年代初，洪振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古徽州府所在地歙县从事古城保护、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工作。单位旁边便是那座大名鼎鼎的八脚牌坊——大学士牌坊。上下班行走在大街小巷中，映入他眼帘的尽是高高下下、斑驳沧桑的城楼、城墙、古衙府、古牌坊……这些履职经历更加丰富了他对徽州文化的认知。工作之余，他爱好广泛，一肚子徽州掌故，名人轶事，古典诗词烂熟于心，字画鉴赏功力也颇深。这些都为他的文学创作营造了很好的环境和基础。

洪振秋的文学创作之路始于散文，诗化的语言流淌着他故土的眷恋。从1990年开始，有大量散文作品在《美文》《人民文学》《写作》《散文百家》《人民日报》等诸多报刊发表，并著有散文集《忆起徽州》《雪落无痕》《人间四月天》

《杏花春雨江南》《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陌上花开》以及《徽州墨林》《徽州掌故》《民国书画名家百说》《徽州古典园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歙县》等散文类著作。散文集《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曾入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他笔下的徽州风物被10余省市选入中学教材。在转型长篇小说创作前，洪振秋已展现了他在徽州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底。

洪振秋文学创作道路一帆风顺，但散文的碎片化书写终究难以承载这位作家对徽州文化的系统性思考，洪振秋认为徽文化是山越农耕文明与中原汉文化主流融合而生，经宋元明清的徽商发轫，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并逐渐达到高峰。如何将徽州文化的独到思考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洪振秋一直在思索着写作转型的问题。直到有一天读到陕西作家陈忠实的《白鹿原》时，他豁然开朗，思路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

2019年，这位已过天命之年的成名作家，在准备充分后，毅然开启文学创作新的长征，他决心要用长篇小说的恢宏架构，率先在徽州本土创作一部长篇小说，重构徽州文明、徽商故里的筋骨魂魄。洪振秋用自己熟悉的术语解释了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突围：“散文是窗前的盆景，小说则是整座园林。”

为完成这场文学突围，建造一座凝聚徽州文化精神的园林，洪振秋进行了长达10年的田野深耕。他踏遍徽州6县百余古村落，在发黄的地方志与族谱间钩沉索隐，甚至钻进尘封的徽商账簿与契约文书，试图将商道密码转化为文学基因。这种学者般的考据精神，使其创作既不同于传统乡土文学的情书书写，也区别于商业写作的凭空想象。某次为考证清代典当业术语，他竟在歙县档案馆连驻数日，最终从一张张残破的当票中找到了更为准确的



洪振秋

提法。

《花窗》是徽文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清代民国的徽州为背景，讲述了以盐商、木商、典当商、茶商为业的洪、程、孙三大家族，祖孙三代的兴与衰，生动展现博大精深的徽文化，深刻诠释矢志进取的“徽骆驼精神”。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百年中国历史，内忧外患，世道颠沛，人心凄惶。清王朝盛极而衰直到黄昏日落，习惯攀附官府的徽商自然随之荣枯。当年叛军与清兵拉锯战，洪振秋家乡的徽州成了战场，梅溪人经历兵灾战祸，只能倔强求生。这些历史背景在《花窗》中得到了生动展现。

徽商、徽州人有一个外号，叫“徽骆驼”，寓意明显，说徽商和徽州人如骆驼般耐穿耐渴耐暑耐饥。而《花窗》里的骆

驼峰，就常常被洪振秋牵到读者眼前，作者把“徽骆驼”的外号刻于大地群山，永不磨灭。梅溪是徽商故里，也是文化之乡，徽州向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之风。作者在书中也向读者展现了徽文化中这种“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诗情画意。

在创作《花窗》的过程中，洪振秋将自己见过的听到的一些真实的故事和历史背景融入其中。书中随处可见的徽州风物：祭祠堂、立牌坊、玉女茶、赛琼碗、年猪饭等等，还有婚庆时的撒帐风情，以及现在难得见到的水碓楼、弹棉花、街口摆摊的写信先生，甚至具有徽商遗风的“梅花宴”“菊花羹”等古食谱，饶有情趣，让读者感受到徽州文化的魅力。

面对地域文化写作的困境，洪振秋展现出清醒的文化自觉。有人把《花窗》和陈忠实的《白鹿原》作比较，如果说陈忠实的《白鹿原》是北方农耕文明的折射，洪振秋的《花窗》无疑是南方地域文化的再现。北方鹿的灵动和南方灵芝的俊秀正是中华南北人性的映射。在文化内核方面，《白鹿原》以关中农耕文明为底色，强调宗法制度与乡约教条的束缚，整体基调“冷峻忧伤”；而《花窗》则聚焦徽州地域文化与商业文明，通过“朱子像”和“徽骆驼精神”展现儒家伦理与进取精神的结合，整体氛围“和煦温暖”。

从散文家到小说家的转型之路，洪振秋用了整整10年。当一些同行在文化快餐时代追逐流量时，他选择以十年一剑的工匠精神，将家族记忆和理性思考，最终化作《花窗》中的灵性文字，在纸页间舒展成绵延的文化血脉，沿着新安江水远远流淌。洪振秋这种不合时宜的坚守，恰似他老家的祖宅（梅溪草堂）——在时光侵蚀中褪去浮华，却让梁柱间的文化年轮愈发清晰。

(作者单位: 黄山日报社)

书与船

□韩浩月

坐过各种各样的船，河上的小舟、景区里的游船、大江大河边的排筏、从陆地到海岛的巨轮、路途漫漫的游轮……记忆最深刻的，当然还是承载不过两三人小舟，那小舟的印象来自童年和乡村生活，也来自课本与其他读物。当那只造型修长、用一根竹竿或者两把桨就能驱动的物件被推送到面前，并且告知你那就是“船”时，“船”的印象就牢牢刻在了脑海里。

同样是船，李白把它写成“轻舟”，范仲淹说它是“一叶舟”，柳宗元认为它是“孤舟”，韦应物则观察到了它的悠闲，“野渡无人舟自横”应是给船赋予了人格的一句诗……在这样的文化滋养下，出现于现代的船，哪怕体形再庞大，功能性再强，也覆盖不了心中那艘孤零零又诗意盎然的小舟，仿佛只有这样的小舟，才能承载得起人的百般思绪。

古代的小舟，装不了几个人。“雪夜访戴”故事里，王子猷大概率是一个人撑船从绍兴去剡州，一人一船也是水上风景当中，最让人心旷神怡的部分，就像清代陈沆《一字诗》所写的那样：“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论两人乘船的妙处，李白与他的粉丝魏万同舟自秦淮入金陵，特别值得一述，但要问我曾见到哪两个人一起乘船，答案肯定是李白和杜甫，遗憾的是，这两位大诗人都逝于船上，却从未有缘同船共饮过，试想一下，在小舟这个狭窄的空间里，李杜二人喝得高兴了，该诞生多么令人爱不释手的佳句。

杨万里写“一叶渔舟两小童”，写的应是三个人的船，小童不能撑船，必须有个艄公，这个画面很有趣，只是趣味的来源，完全是因为小童的缘故，小孩子调皮，在船上未必能老实，惹得艄公不停吆喝管束，给舟上带来了许多热闹。但也有三人同船的悲剧故事，比如杜十娘和李甲回瓜洲，乘坐的就是一艘渡船，在得知李甲背信弃义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跳船自尽，这会留给那个艄公留下不小的心理阴影吧，是不是有可能呢，若是两人同行，没有艄公在场，杜十娘就不投江了呢？

小小一艘船，见证了无数的悲欢离合，若说众多的交通工具里船的心事最多，也不为过。想到写这些，是因为最近给一本书作推荐语，写了一句“借一本书，造一艘开往春天的船”。之所以有此句，是因为许久没有坐过船了，在城市久居，能接触到“船”这个字眼的唯一机会，就是每年交一次“车船使用税”。舟能渡人，书也可渡人，想想那些难题与困惑，有不少就是通过一本书解决掉的。一本书就是一叶舟，把它从书架上取下来，就等于把它轻轻放进人生的河流中。阅读是可以独自完成的行为，一人一书，如同一人一舟，就那么漂荡着、放逐着、行迹着，在某一时刻，沉重就消失了，轻盈就降临了。

不是每一艘船都可以开往春天，但每一本书，却都可以带人去往春天——如果觉得春天才是心目中最佳季节的话。在以书为舟的自渡中，可以遇见古今来所有有名姓或无名的人，若有意，可暂停，与他们倾囊而语，互诉一下心事，当这趟虚似的旅行完成之后，或收获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畅快与释然吧！



莺鸣一两啭
花树数重开

新华社发(喻相泉 摄)

古诗词里“龙抬头”

□魏益君

“二月二，龙抬头”，这句俗语承载着中华民族对龙的崇敬与向往。龙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威严和力量的象征。而“龙抬头”这一天，更是寄托着人们对新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祈愿。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记忆的节日，在古诗词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些诗句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密码。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唐代白居易在《二月二日》中，用简洁的笔触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图景。诗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龙抬头”，但“二月二日”这一时间节点，已经暗示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氛围。草芽和菜甲的生长，象征着春天的新生与希望，而少年们轻衫细马的意气风发，则展现出一种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读这首诗，仿佛能感受到春日暖阳洒在身上，让人心生愉悦。它让我明白，无论生活多么忙碌，我们都应停下脚步，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珍惜每一个充满希望的日子。

唐代李商隐的“龙抬头”，则描绘了这个时节的江边景色，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二月二日》：“二月二日江上行，东风日暖闻吹笙。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万里忆归元亮井，三年从事亚夫营。新滩莫悟游人意，更作风檐夜雨声。”诗中的“东风日暖”“花须柳眼”“紫蝶黄蜂”，都展现出春天的生机与美好，而“万里忆归”则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独与无奈。这种对比，让我深刻感受到诗人在异乡的漂泊之苦。然而，正是这种对故乡的思念，才让人们在“龙抬头”这个节日充满了期待，因为这一天，人们会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共同祈愿新的一年平安顺遂。

宋代王庭珪的《二月二日出郊》，描绘的是二月二日清晨的田园风光，充满了宁静与和谐。“日头欲出未出时，雾失江城雨脚微。天忽作晴山卷幔，云犹含态石披衣。烟村南北黄鹂语，麦垅高低紫燕飞。谁似田家知此乐，呼儿吹笛跨牛归？”诗中通过对自然景色的细腻描写，展现了春天的生机与美好，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在现代生活，我们常常忙碌于工作，忽略了自然的美好。这首诗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风景，感受生活的宁静与美好。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以像诗人一样，用心去发现生活中的诗意。

“才过结柳送贫日，又见繁花迎富时。谁为驱贫竟难逐，素为富逼岂容辞。贫如易去人所欣，富若可求吾亦为。里俗相传今已久，漫随人意看儿嬉。”宋代魏了翁的《二月二日遂宁北郊迎富故事》，反映了二月二日的民间习俗，表达了对生活的豁达态度。诗中提到的“送贫迎富”，是古人对生活的美好祈愿，希望新的一年能够远离贫穷，迎来富足。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让我深受启发。无论生活给予我们什么，我们都应保持积极的心态，珍惜当下，努力追求更好的未来。

宋代贺铸的《二月二日席上赋》，表现的则是二月二日的节日氛围和对友情的珍视。“仲宣何遽向荆州，谢惠连须更少留。二日旧传挑菜节，一樽聊解负薪忧。向人草树有佳色，带郭江山皆胜游。载酒赋诗从此始，它年耆老话风流。”诗中的“挑菜节”“载酒赋诗”，展现了古人在节日里的欢乐与诗意。读这首诗，让我感受到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常忽略了与朋友相聚的时光。这首诗提醒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人，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古诗词中的“龙抬头”意象，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更是现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些充满诗意的传统节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回归自然、感悟生命的方式。